

「如果你向某人問起了其殘疾，他們應該擁有那次對話的主控權。」

—— 莎拉·圖博堤 Sarah Tuberty



飛行路線

莎拉·圖博堤已經習慣陌生人問她私人的問題。「我有肢體異常。」她說：「我出生時左手就『少了』手指。」她了解到許多人都以為這會讓她有缺陷。他們會問她哪裡有問題。身為扶輪青少年交換前受獎人和波士頓大學薩金特健康暨復健科學學院扶青社 (Rotaract Club of Boston University Sargent College of Health & Rehab) 社員的圖博堤希望人們看見，那種異常並不會讓她條件不如人。她已經立志這輩子要為障友發聲。身為空服員並在去年 12 月取得職能治療師執照的她，想要教育那些日常生活中或許不曾接觸過身心障礙者的人們，也想要幫助那些有肢體異常的人找到適應的方法。她接受過空中特技表演的訓練，能吊掛在絲綢及繩索上表演雜技，因此她希望把空中特技表演融入她職能治療的實務中。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妳的肢體異常如何影響他人看待妳的方式？

圖博堤：人們會問我發生什麼事。我會說，我生下來就這樣。但不知道為什麼，人們不喜歡那個答案。他們想要聽到

我發生了意外。然後他們會問我怎麼做不同的事。那種問法常帶著一種評判的語氣，好像是在說：「我不知道你怎麼以為自己辦得到。」而我的答案是：我做的方式不一樣。當我在飛機上執行空服員的任務時，乘客會問：「妳怎麼會在這裡當空服員？妳怎麼能處理好這些事？」我的答案是：這些事情我都做得到。那是我的工作。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妳是否對不得不替自己說明感到厭煩？

圖博堤：我已經立志這輩子要為障友發聲，所以我選擇了替自己說明。回答這些問題或許會讓人疲憊，但人們都會好奇，而我也想教育他們。人們應該有這樣的心態：如果你向某人問起了其殘疾，他們應該擁有那次對話的主控權，而且可以選擇聊到什麼程度，因為那攸關他們的身體和他們的認同。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妳是如何對馬戲和空中特技表演產生興趣的？

圖博堤：那是在波士頓大學開始修習職能治療的研究生課程時發生的事。課堂是個非常耗費腦力的環境，我知道我需

要運動。所以我報名了休閒學系的一門課程，而且我真的愛上它。我小時候跳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芭蕾舞，所以舞蹈對我而言再自然不過。2 年後，我在波士頓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辦了一場表演，那真的是我生平頭一次對自己的身體和身體的律動感到驕傲。我能夠想像自己是個堅強的人。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打算如何把這融入到職能治療中？

圖博堤：每個人總是說，去做會讓你開心的事。而空中特技表演就讓我無比開心。我並沒有因為我的手而感到丟臉，雖然我過去常那樣想。我想要讓其他身體異於常人或有其他殘疾的人士也有那種驕傲。我特別想與年輕人共事。對他們而言，別人看待他們身體的眼光，帶來很大的壓力。我很想要從事幫助他人建立自信的工作，讓他們可以因為做自己而感到驕傲。我已經開始尋找可以運用在職能治療的非傳統方式。我還沒找到一條明確的路，但我真的躍躍欲試。

撰文：Hank Sartin